

进阶书系

# 思维

MODES OF 的 THOUGHT

# 模式

思维的模式

【英】阿尔弗雷德·诺思·怀特海 著 姜夔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 思维

MODES OF 的 THOUGHT

# 模式

[英] 阿尔弗雷德·诺思·怀特海 著 姜蕻 译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维的模式 / (英)阿尔弗雷德·诺思·怀特海著 ;  
姜骞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9.1  
ISBN 978-7-5455-4351-3

I. ①思… II. ①阿… ②姜… III. ①怀特海  
(Whitehead, Alfred North 1861-1947) —哲学思想—文集  
IV. ①B561.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7578号

## 思维的模式

SIWEI DE MOSHI

---

出品人	杨政
著者	[英]阿尔弗雷德·诺思·怀特海
译者	姜骞
责任编辑	陈素然
封面设计	今亮后声
内文排版	刘建楠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---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iandiph.com">http://www.tiandiph.com</a> <a href="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">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</a>
电子邮箱	<a href="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">tiandicbs@vip.163.com</a>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印 刷	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9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08千
定 价	32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4351-3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---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哲学是好奇的产物。  
——怀特海

## 前 言

这几篇演讲的主旨是，经验的各个要素有多么“清晰明确”，就有多么变动不居，只要这里的“经验”还没有因陷入独断而失去其重要性。必然的事物是不变的，所以它们隐藏在思维的背景里，晦暗不明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要在语言的预设而非成形的表达中去寻求哲学真理。在这方面，哲学与诗相似，两者都力求表达我们称之为“文明”的终极智慧。

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讲是我从哈佛退休后不久，在1937—1938学年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做的讲演。借此机会，我在哈佛做的演讲得以结集出版。这些演讲在之前出版的作品中作过片段式的介绍。第三章题为“自然界与生命”，包括两讲，是四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讲演，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，英国版由剑桥出版社负责。我原打算把

这些讲稿整理成一本专著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计划没有如期完成。

结语《哲学的目的》修改自一篇简短的讲话稿，原文是1935年为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菲女子学院哲学系毕业生召开的年会所作，曾刊载于《哈佛校友年刊》。

阿尔弗雷德·诺思·怀特海

# 目 录

---



前 言	01
<b>第一章 创造的冲动</b>	
第一讲 重要性	003
第二讲 表达	022
第三讲 理解力	044
<b>第二章 活动</b>	
第四讲 视域	069
第五讲 过程的形式	089
第六讲 文明的宇宙	109
<b>第三章 自然界与生命</b>	
第七讲 无生命的自然界	133
第八讲 有生命的自然界	153
<b>第四章 结语</b>	
第九讲 哲学的目的	177

# 第一章

## 创造的冲动

---







## 第一讲 重要性

1. 谈到哲学方法，头一件事就是开放思想，探究终极概念。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会自然地呈现出来。我这里指的是蕴含于文献、社会组织和理解物质世界过程中的普遍概念。

这些概念没有定义，因为牵涉甚广，难以分析。如果要理解概念中的各类含义，需对每个因素进行同等深度的探讨。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，只要在语言上做些细微调整，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占据核心地位。在这一讲中，“重要性”是核心概念，而其他话题会围绕其展开。

本系列讲座旨在探究若干人类经验的普遍特征，这些特征是以人类意向性活动为前提。我无意建立哲学体系，这个目标对于这门短期课程来说太宏大了。所有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始于前提。同样，如上所述，讨论过程中会不时使用一些更根本的概念，比针对具体问题的概念要深一些。在任何体系化过程中，我们都必须整理、加工、排列对这些素材的语言表述。

所有思想体系都有迂腐之气。他们只是把一大堆概念、经

验、命题堆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：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不会触及的高深事物。体系很重要，它对于整理、利用和批判遍布于我们经验中的思维来说是有必要的。

但在建构体系之前，如果想要避免一切有限体系固有的狭隘性，我们必须做一项准备工作。当今，即使逻辑学本身也有一个形式证明蕴含的难题：从任何一个有限的前提集出发，必然会引出不能直接从该前提集中推出的概念。但是，哲学是不能遗漏任何一个概念的。因此，哲学永远不能始于体系化，而应从称之为“聚合”（Assemblage）中开始。

当然，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。我们能做到的，只是强调少数普遍概念，并注意在这些概念展示中出现的各类其他观点。体系哲学是专家的禁脔；但聚合的过程则超越了专业的逼仄，应引起所有知识界人士的注意。

西方文献中有四位伟大的思想家，他们除了在哲学体系的结构方面对人类文明思想做出了贡献之外，在哲学聚合方面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他们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莱布尼茨和威廉·詹姆斯。

柏拉图把握住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，但他的声名鹊起主要源于散落在对话录中的大量深刻洞见。这些洞见掩藏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奥佶屈之间，常人难以窥见。亚里士多德则聚合与体系两手

抓，将继承自柏拉图的思想纳入自身的体系中。

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，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姿将纷繁的先贤思想传承了下来。他的兴趣广泛，从数学入神学，从神学入政治哲学，又从政治哲学入自然科学。他的兴趣背后是深厚的学养。关于这方面可以写成一本书，书名是《莱布尼茨的智慧》( *The Mind of Leibniz* )。

最后是威廉·詹姆斯，一个真正的、纯粹的现代人。他充分吸收了过去的知识，但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，他对当下的思想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。他通过四处旅行、与领袖人物交游、自身的研究洞悉了其所处的时代。他也构建体系，但更重要的是在聚合方面。他的理智生活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。凭借直觉，他已经窥见了逻辑学现在面临的巨大难题。

上面的讨论是预备性的，主要涉及哲学的两方面。体系化是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辨，采用源于科学的专业细分方法，假定存在一组封闭的基本概念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哲学是对广泛而充分的一般性概念的思考。这种心智习惯是文明的精髓。这就是文明。隐居鸲和夜莺能够唱出最动听的声音，但它们不是文明生物，无法形成关乎自身行为和周围世界的足够普遍的概念。毫无疑问，高等动物有概念、希望和恐惧。可是，由于心智功能缺乏普遍性，这些高等动物不具有文明性。它们的爱、奉献和姿态之美值

得我们去喜爱与关切。文明远不止如此。但从道德价值角度而言，文明又不及于此。文明生物就是能够透过普遍性观念来考察世界的生物。

2. 一切经验中都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，一个是“重要性”（importance），包括它的概念、含义和前提。另一个是“事实性”（matter of fact），这是无法规避的。事实是重要性的基础；重要性之所以重要，正是因为事实性无法规避。我们专注于某事是由于我们感知到其重要性。而在专注的过程中，我们的对象就是事实。有些人头脑很僵硬，只关注事实性这一面，但他们这样做，也是因为这种态度的重要性。这两个概念截然相反，但又相互需要。

意识经验的基本模式，其特点之一是融合了广泛的普遍性和显著的特殊性。人们对经验的特殊性缺乏精确的分析。有一种想法是，要想通过定性概念刻画个体经验，首先要对个体经验进行细节的、具体的分析。这是错的。我们对于某种性质的初始意识基于广泛的普遍性。比方说，要我们回想文明的经验时，一般最先想到的是——“这是重要的”“那是困难的”“这是令人愉悦的”之类。

这种想法潜藏着特殊性的元素，体现在“这”“那”这两个词中；同时，这种思维方式中还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模糊性，表现

出某种形式的激动。激动源于现实世界中缺乏文明这个特殊事实；而模糊性代表了体面人感到的绝望。一旦把这个普遍命题表达出来，那就太显然了，简直不值一提。然而，这种模糊性始终存在，恰好处于意识的边缘。但是，优秀的文学会避免大而化之的哲学普遍概念，而是紧扣势必掩盖普遍性的偶然的精确信息。文学是一种奇妙的结合，既将深刻的分析巧妙地隐藏其中，又在表面上突出朴素的普遍直觉中所具有的基本情绪的重要性。

语言总是回退到普遍性中，这种普遍性介于动物性的本能和习得的精确之间，并总是假借更精准的语言表述落回到哲学普遍性中。这种倒退言之无物，因为表述的是显然的事物。但是，这种回退又是哲学的，因为显然中蕴含着变动不居之细节的永恒的重要性。有教养的人反对模糊地使用本来可以精确的语词。

例如，柯勒律治在《文学传记》(*Biographia Literaria*)中提到，一群游客目睹湍流时惊呼“多美啊！”他反对这样模糊地描绘令人惊叹的奇观。在这个情景中，退化的词语“多美啊！”无疑使整个生动景象黯然失色。然而，语言表述确实面临一个真正的困难。一般来说，语言表达的是有益的特殊性。但是，怎样运用语言来激发重要性所倚赖的普遍性呢？伟大文学作品的一大贡献就是唤起隐含于文字之外的生动情感。

3. 不幸的是，就哲学而言，越学反而越钻牛角尖。尽管在

试图把握基本前提——“重要性”和“事实”的区别时，我们必须借助于前人知识，但随着智力的增长，我们往往忽略一项重大原则，那就是要习得新知，必须先让自己摆脱其束缚。我们必须先对主题有一个大致的把握，然后就去打磨它，塑造它。例如约翰·斯图尔特·密尔的心智受到了受教育过程中习得的体系的束缚，后来才享受到经验的甘美。因此，他早期的思维体系是封闭的。我们要有体系，但体系应该是开放的。换言之，我们应当保持对体系局限性的敏感。现有体系之外总是存在着模糊的、等待着我们去深入研究的事物。

在现代的西方欧美文明中，隐含在具体事务研究之中的普遍观念大多脱胎于古希腊人、古闪族人、古埃及人。三者都强调周遭世界的事实性一面。但是，他们在重要性一面的重点却各不相同，而我们也承袭了这一点。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多关乎美学和逻辑，闪族人多关乎道德和宗教，而古埃及人则关乎实用。希腊人向我们赠予美的享受，闪族人赠予神的崇拜，而埃及人则留下了实际的观察。

但是，地中海东部的文明遗产有其特殊形态。我们视重要性观念为宇宙中的普遍因素，便是受此约束。现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跳出古代世界的思维来审视重要性与事实。

事实性就是单纯的存在（mere existence）。但当我们试图把

握这一概念时，它又会区分出好几种存在，例如，虚假的存在、真实的存在，不知凡几。因此，存在这个概念还包括存在的环境与存在的类型。任何一种存在都包含了与之相联系但又不在它之内的其他存在。这就是环境的概念，它带来了“多和少”（more and less）和杂多性（multiplicity）的概念。

重要性的概念同样分等级，分类别。这里，我们又回到了“多和少”的概念。有些事一定是重要的。虚无中谈不上重不重要。因此，重要性将我们引回到事实性上。但事实性具有的繁多性使得我们在处理它时只能选择有限的一部分。这就要求“分别彼此”（this rather than that）的概念。心智自由源于选择，而做出选择要求明白事物的相对重要性，这样才能赋予其意义。因此，重要性、选择和心智自由是息息相关的，而三者都与事实性相关。

于是，我们又要谈事实性了。再想一想，在每一个物理维度上，环境都凌驾于我们之上。因此，事实性带有宿命论的色彩。地球不断旋转，人类随着转移；日夜交替，天经地义。第一个提出午夜也有太阳的罗马人是不相信这一点的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很清楚自然界的必然。于是，自然界的必然性就可能被夸大。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而言，这种必然性始终存在。选择这一概念中预设（presuppose）了自由，无论在哪种意义上，自由也始终存在。于是，我们发现了体系化哲学的价值在于，要么提出种



种解释，来说明自由与必然可以共存；要么抛弃这两个日常思维中最显然的预设之一。别无他法。

4.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事实性和重要性。“单纯的事实性”这一概念进入“单纯的存在”这一思维习惯，目的就是与后者与外部世界运行中的必然性协调起来。这是对于我们自身以及万事万物共同浸没（immerse）的自然运行的一种辨知。它源于这样一种观念：我们将自身视为一种过程，浸没于凌驾我们之上的过程中去。这种对于事实性的理解是思维的一个极端。换句话说，它就被激动（agitated）之物的激动本身。

这是自然科学的理想，也是坚信客观性至上的人潜在的理想。

重要性这一观念在文艺思想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。不妨给它下一个定义，即“包含着导致公开表达的个人的强烈情感”。在此，我们正在涉及下一讲的话题。这个定义是不充分的，因为重要性包含两方面：一方面基于宇宙的统一性，另一方面基于具体事物的个体性。“兴趣”（interest）偏向后者，而“重要性”倾向于前者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兴趣总是在改造表达。因此，为避免读者忘记重要性的后一个方面，我偶尔会用“兴趣”来代替它。但重要性是一个最根本的概念，任何有限数量的其他因素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解释它。